

「四人名著」

《金瓶梅詞話》

水滸傳

〔明〕施耐庵 著

注意：根據最新校勘，對本書作了修訂，易誤錯字同條，並各

解：合我國防教育特點，特別編排了

釋疑：還原古典文學著作真相，告此特文，以



哈爾濱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图并刻列(91C)编目

「四大名著」

经典无障碍阅读

〔明〕施耐庵 著

水浒传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传 / (明)施耐庵著.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6.6

(四大名著)

ISBN 978-7-5484-2705-6

I. ①水… II. ①施…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1346 号

书 名: 水浒传

作 者: [明]施耐庵 著

责任编辑: 杨浥新 李金秋

责任审校: 李 战

版式设计: 麦田图文

封面设计: 邵士雷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 738 号 9 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b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87900271 87900272

销售热线: (0451)87900202 8790020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87900345 87900256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80 字数: 296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2705-6

定 价: 108.00 元(全四册)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87900278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1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5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16
【第四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23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32
【第六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38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44
【第八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50
【第九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55
【第十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61
【第十一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66
【第十二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71
【第十三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76
【第十四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81
【第十五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86
【第十六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92
【第十七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99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106
【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113
【第二十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120
【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126
【第二十二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全义释宋公明	135
【第二十三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140

【第二十四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146
【第二十五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162
【第二十六回】	郓哥大闹授官厅	武松斗杀西门庆	167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175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181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186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191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197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204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213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219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226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233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240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	247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254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264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270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278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285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294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301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庄	310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316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324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328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用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336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342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349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	355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363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369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375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381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388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394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400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407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415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424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夜月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429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跳水上报冤	435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440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446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452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459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464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469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闹东京	479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485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491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谤徽宗	497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502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507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512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517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522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赚萧让	530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537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543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550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556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563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568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573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580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渡燕青射雁	586
【第九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594
【第九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600
【第九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606
【第九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613
【第九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620
【第九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627
【第九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633
【第九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639
【第九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648
【第一百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658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chén)殿，受百官朝贺。

当有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只见班部丛中，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师瘟疫盛行，民不聊生，伤损军民多矣。伏望陛下释罪宽恩，省刑薄税，以禳(rǎng, 祈祷福祥，祛除灾变)天灾，救济万民。”天子听奏，急救翰林院随即草诏：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不料其年瘟疫转盛。仁宗天子闻知，龙体不安。复会百官，众皆计议。向那班部中，有一大臣越班启奏。天子看时，乃是参知政事范仲淹。拜罢起居，奏曰：“目今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人遭缙继(léixiè, 牢狱)之厄。以臣愚意，要禳此灾，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jiào), 奏闻上帝，可以禳保民间瘟疫。”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学士草诏一道，天子御笔亲书，并降御香一炷，钦差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临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香，亲将丹诏付与洪太尉为使，即便登程前去。

洪信领了圣敕，辞别天子，不敢久停。从人背了诏书，金盒子盛了御香，带了数十人，上了铺马，一行部从，离了东京，取路径投信州贵溪县来。

且说太尉洪信赍擎(jīqíng, 捧持)御书丹诏，一行人从上了路途，夜宿邮亭，朝行驿站，远程近接，渴饮饥餐，不止一日，来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员出郭迎接，随即差人报知龙虎山上清宫住持道众，准备接诏。次日，众位官同送太尉到于龙虎山下。只见上清宫许多道众，鸣钟击鼓，香花灯烛，幢幡(chuāngfān)宝盖，一派仙乐，都下山来迎接丹诏，直至上清宫前下马。太尉看那宫殿时，端的是好座上清宫。

当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从，前迎后引，接至三清殿上，请将诏书，居中供养着。洪太尉便问监宫真人道：“天师今在何处？”住持真人向前禀道：“好教太尉得知：这代祖师号曰‘虚靖天师’，性好清高，倦于迎送，自向龙虎山顶，结一茅庵，修真养性。因此不住本宫。”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诏，如何得见？”真人答道：“容禀：诏敕权供在殿上，贫道等亦不敢开读。且请太尉到方丈献茶，再烦计议。”当时将丹诏供养在三清殿上，与众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执事人等献茶，就进斋供，水

陆俱备。斋罢，太尉再问真人道：“既然天师在山顶庵中，何不着人请将下来相见，开宣丹诏？”真人禀道：“太尉，这代祖师虽在山顶，其实道行非常，清高自在，倦惹凡尘。能驾雾兴云，踪迹不定，未尝下山。贫道等如常亦难得见，怎生（怎么）教人请得下来！”太尉道：“似此如何得见！目今京师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为使，赍捧御书丹诏，亲奉龙香，来请天师，要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以禳天灾，救济万民。似此怎生奈何？”真人禀道：“朝廷天子要救万民，只除是太尉办一点志诚心，斋戒沐浴，更换布衣，休带从人，自背诏书，焚烧御香，步行上山礼拜，叩请天师，方许得见。如若心不志诚，空走一遭，亦难得见。”太尉听说便道：“俺从京师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诚！既然恁地，依着你说，明日绝早上山。”当晚各自权歇。

次日五更时分，众道士起来，备下香汤斋供。请太尉起来，香汤沐浴，换了一身新鲜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吃了素斋，取过丹诏，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手里提着银手炉，降降（徐徐地）地烧着御香。许多道众人等，送到后山，指与路径。真人又禀道：“太尉要救万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顾志诚上去。”太尉别了众人，口诵天尊宝号，纵步上山来。将至半山，望见大顶直侵霄汉，果然好座大山。

这洪太尉独自一个，行了一回，盘坡转径，揽葛攀藤。约莫走过了数个山头，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软，正走不动，口里不说，肚里踌躇（chóuchú，犹豫），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贵官公子，在京师时重茵（厚被褥）而卧，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这般山路！知他天师在那里，却教下官受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掇着肩气喘。只见山凹里起一阵风，风过处，向那松树背后奔雷也似吼一声，扑地跳出一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洪太尉吃了一惊，叫声：“阿呀！”扑地望后便倒。

那大虫望着洪太尉，左盘右旋，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后山坡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树根底下，唬的三十六个牙齿捉对儿厮打，那心头一似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的响，浑身却如重风麻木，两腿一似斗败公鸡，口里连声叫苦。大虫去了一盏茶时，方才爬将起来，再收拾地上香炉，还把龙香烧着，再上山来，务要寻见天师。又行过三五十步，口里叹了数口气，怨道：“皇帝御限，差俺来这里，教我受这场惊恐。”说犹未了，只觉得那里又一阵风，吹得毒气直冲将来。太尉定睛看时，山边竹藤里簌簌地响，抢出一条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来。太尉见了，又吃一惊，撇了手炉，叫一声：“我今番死也！”望后便倒在盘陀（pántuó，螺旋形）石边。

那条大蛇径抢到盘陀石边，朝着洪太尉盘做一堆，两只眼迸出金光，张开巨口，吐出舌头，喷那毒气在洪太尉脸上。惊得太尉三魂荡荡，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望山下一溜，却早不见了。太尉方才爬得起来，说道：“惭愧！惊杀下官！”看身上时，寒栗子比饅飣儿大小。口里骂那道士：“亵耐（可恨）无礼，戏弄下官，教俺受这般惊恐！若山上寻不见天师，下去和他别有话说。”再拿了银提炉，整顿身上诏敕并衣服巾幘（头巾。幘，zā），却待再要上山去。正欲移步，只听得松树背后隐

隐地笛声吹响，渐渐近来。太尉定睛看时，只见那一个道童，倒骑着一头黄牛，横吹着一管铁笛，转出山凹来。

昔日吕洞宾有首牧童诗道得好：“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只见那个道童，笑吟吟地骑着黄牛，横吹着那管铁笛，正过山来。洪太尉见了，便唤那个道童：“你从哪里来？认得我么？”道童不采，只顾吹笛。太尉连问数声，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铁笛，指着洪太尉说道：“你来此间，莫非来见天师么？”太尉大惊，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道童笑说：“我早间在草庵中伏侍天师，听得天师说道：‘朝中今上仁宗天子，差个洪太尉赍擎丹诏御香，到来山中，宣我往东京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鹤驾云去也。’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庵中。你休上去，山内毒虫猛兽极多，恐伤害了你性命。”太尉再问道：“你不要说谎？”道童笑了一声，也不回应，又吹着铁笛转过山坡去了。太尉寻思道：“这小的如何尽知此事？想是天师分付他，已定了是。”欲待再上山去，方才惊唬的苦，争些儿（几乎）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罢。

太尉拿着提炉，再寻旧路，奔下山来。众道士接着，请至方丈坐下。真人便问太尉道：“曾见天师么？”太尉说道：“我是朝廷中贵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吃了这般辛苦，争些儿送了性命！为头上至半山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惊得下官魂魄都没了。又行不过一个山嘴，竹藤里抢出一条雪花大蛇来，盘做一堆，拦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尽是你这道众，戏弄下官！”真人复道：“贫道等怎敢轻慢大臣，这是祖师试探太尉之心。本山虽有蛇虎，并不伤人。”太尉又道：“我正走不动，方欲再上山坡，只见松树傍边转出一个道童，骑着一头黄牛，吹着管铁笛，正过山来。我便问他：‘那里来？识得俺么？’他道：‘已都知道了。’说天师分付，早晨乘鹤驾云望东京去了。下官因此回来。”真人道：“太尉可惜错过，这个牧童正是天师。”太尉道：“他既是天师，如何这等猥狎（wěicūi，庸俗、丑陋）？”真人答道：“这代天师非同小可，虽然年幼，其实道行非常。他是额外（世俗以外）之人，四方显化，极是灵验。世人皆称为道通祖师。”洪太尉道：“我直（竟然）如此有眼不识真师，当面错过！”真人道：“太尉但请放心，既然祖师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这场醮事祖师已都完了。”太尉见说，方才放心。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请将丹诏收藏于御书匣内放了，留在上清宫，龙香就三清殿上烧了。当日方丈内大排斋供，设宴饮酌。至晚席罢，止宿到晓。

次日早膳已后，真人道众并提点执事人等请太尉游山。太尉大喜。许多人从跟随着，步行出方丈，前面两个道童引路，行至宫前宫后，看玩许多景致。三清殿上，富贵不可尽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极殿；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驱邪殿。诸宫看遍，行到右廊后一所去处。洪太尉看时，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捣椒红泥墙；正面两扇朱红桶（gōu）子；门上使着胳膊大锁锁着，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

皮，封皮上又是重重叠叠使着朱印；檐前一面朱红漆金字牌额，上书四个金字，写道：“伏魔之殿。”太尉指着门道：“此殿是甚么去处？”真人答道：“此乃是前代祖师天师锁镇魔王之殿。”太尉又问道：“如何上面重重叠叠贴着许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祖老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但是经传一代天师，亲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子孙孙不敢妄开。走了魔君，非常利害。今经八九代祖师，誓不敢开。锁用铜汁灌铸，谁知里面的事。小道自来住持本宫三十余年，也只听闻。”洪太尉听了，心中惊怪，想道：“我且试看魔王一看。”便对真人说道：“你且开门来，我看魔王甚么模样。”

真人告道：“太尉，此殿决不敢开。先祖天师叮咛告戒：今后诸人不许擅开。”太尉笑道：“胡说！你等要妄生怪事，煽惑百姓良民，故意安排这等去处，假称锁镇魔王，显耀你们道术。我读一鉴之书，何曾见锁魔之法。神鬼之道，处隔幽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内。快疾与我打开，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五次禀说：“此殿开不得，恐惹利害，有伤于人。”太尉大怒，指着道众说道：“你等不开与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们众道士阻当宣诏，违别圣旨，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后奏你等私设此殿，假称锁镇魔王，煽惑军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流放）远恶军州受苦。”真人等惧怕太尉权势，只得唤几个火工道人来，先把封皮揭了，将铁锤打开大锁。众人把门推开，看里面时，黑洞洞地。

众人一齐都到殿内，黑暗暗不见一物。太尉教从人取十数个火把点着，将来打一照时，四边并无别物，只中央一个石碑，约高五六尺，下面石龟趺坐（fūzuò，盘腿而坐），太半陷在泥里。照那碑碣上时，前面都是龙章凤篆，天书符篆，人皆不识。照那碑后时，却有四个真字大书，凿着“遇洪而开”。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洪太尉看了这四个字，大喜，便对真人说道：“你等阻当我，却怎地数百年前已注我姓字在此？‘遇洪而开’，分明是教我开看，却何妨！我想这个魔王，都只在石碑底下。汝等从人与我多唤几个火工人等，将锄头铁锹来掘开。”真人慌忙谏（jiàn，规劝）道：“太尉，不可掘动！恐有利害，伤犯于人，不当稳便（不妥当）。”太尉大怒，喝道：“你等道众，省得甚么！碑上分明凿着遇我教开，你如何阻当！快与我唤人来开。”真人又三回五次禀道：“恐有不好。”太尉那里肯听。只得聚集众人，先把石碑放倒，一齐并力掘那石龟，半日方才掘得起。又掘下去，约有三四尺深，见一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围。洪太尉叫再掘起来。真人又苦禀道：“不可掘动！”太尉那里肯听。众人只得把石板一齐扛起，看时，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只见穴内刮刺刺一声响亮，那响非同小可。

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众人吃了一惊，发声喊，都走了，撇下锄头铁锹，尽从殿内奔将出来，推倒掀（diān，蹶）翻无数。惊得洪太尉

目眈眈呆，罔(wǎng,不)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见真人向前叫苦不迭。太尉问道：“走了的却是甚么妖魔？”那真人言不过数句，话不过一席，说出这个缘由，有分教：一朝皇帝，夜眠不稳，昼食忘餐。直使宛子城中藏猛虎，蓼儿洼内聚飞龙。毕竟龙虎山真人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话说当时住持真人对洪太尉说道：“太尉不知，此殿中当初是祖老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嘱咐道：‘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上立石碑，凿着龙章凤篆天符，镇住在此。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如今太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他日必为后患。”洪太尉听罢，浑身冷汗，捉颤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从人，下山回京。真人并道众送官已罢，自回宫内修整殿宇，竖立石碑，不在话下。

再说洪太尉在路上分付从人，教把走妖魔一节，休说与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见责。于路无话，星夜回至京师。进得汴(biàn)梁城，闻人所说：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普施符箓(lù)，攘救灾病，瘟疫尽消，军民安泰。天师辞朝，乘鹤驾云，自回龙虎山去了。洪太尉次日早朝，见了天子，奏说：“天师乘鹤驾云，先到京师。臣等驿站而来，才得到此。”仁宗准奏，赏赐洪信，复还旧职，亦不在话下。

后来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驾(指帝王的死)，无有太子，传位濮(pú)安懿(yì)王允让之子，太祖皇帝的孙，立帝号曰英宗。在位四年，传位与太子神宗天子。在位一十八年，传位与太子哲宗皇帝登基。那时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球。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球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四十脊杖，迭配(解送他处)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高俅无计奈何，只得来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二郎，名唤柳世权。他平生专好惜客养闲人，招纳四方干隔(不干)汉子。高俅投托得柳二郎家，一住三年。

后来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风调雨顺,放宽恩大赦天下。那高俅在临淮州,因得了赦宥(shěyòu,赦免冤宥)罪犯,思乡要回东京。这柳世权却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士是亲戚,写了一封书札,收拾些人事盘缠,赍发高俅回东京,投奔董将士(没有官职的富豪)家过活。

当时高俅辞了柳大郎,背上包裹,离了临淮州,迤迤(yǐ,yǐ,曲折连绵)回到东京,竟来金梁桥下董生药家,下了这封书。董将士一见高俅,看了柳世权来书,自肚里寻思道:“这高俅,我家如何安着得他!若是志诚老实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儿们学些好。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没信行的人,亦且当初有过犯来,被开封府断配出境的人。倘或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过柳大郎面皮。”当时只得权且欢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住了十数日,董将士思量出一个缘由,将出一套衣服,写了一封书简,对高俅说道:“小人家下萤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后误了足下。我转荐足下与小苏学士处,久后也得个出身。足下意内如何?”高俅大喜,谢了董将士。董将士使个人将着书简,引领高俅竟到学士府内。门吏转报小苏学士,出来见了高俅,看罢来书,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不如做个人情,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做个亲随。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便喜欢这样的人。”当时回了董将士书札,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次日,写了一封书呈,使个干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处。

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他喜爱风流人物,正用这样的人。一见小苏学士差人驰书送这高俅来,拜见了,便喜。随即写回书,收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自此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自古道:日远日疏,日亲日近。忽一日,小王都太尉庆诞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专请小舅端王。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般不爱。更兼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当日王都尉府中准备筵宴,水陆俱备。

且说这端王来王都尉府中赴宴。都尉设席,请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对席相陪。酒进数杯,食供两套,那端王起身净手。偶来书院里少歇,猛见书案上一对儿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极是做得好,细巧玲珑。端王拿起狮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见端王心爱,便说道:“再有一个玉龙笔架,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头。明日取来,一并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谢厚意。想那笔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来,送至宫中便见。”端王又谢了。两个依旧入席饮宴,至暮尽醉方散。端王相别回宫去了。

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着一个小金盒子盛了,用

黄罗包袱包了，写了一封书呈，却使高俅送去。高俅领了王都尉钧旨（命令），将着两般玉玩器，怀中揣了书呈，径投端王宫中来。把门官吏转报与院公。没多时，院公出来问：“你是那个府里来的人？”高俅施礼罢，答道：“小人是王驸马府中，特送玉玩器来进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里和小黄门（宦官）踢气球，你自过去。”高俅道：“相烦引进。”院公引到庭前，高俅看时，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身穿紫绣龙袍，腰系文武双穗绦，把绣龙袍前襟拽扎起，揣在绦儿边，足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三五个小黄门，相伴着蹴气球。高俅不敢过去冲撞，立在人人背后伺候。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到来，那个气球腾地起来，端王接个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俅见气球来，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双脚交叉踢），踢还端王。端王见了大喜，便问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亲随，受东人（秦家）使令，赍送两般玉玩器来进献大王。有书呈在此拜上。”端王听罢，笑道：“姐夫直如此挂心。”高俅取出书呈进上。端王开盒子看了玩器，都递与堂候官收了去。

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问高俅道：“你原来会踢气球。你唤做甚么？”高俅叉手跪复道：“小的叫做高俅，胡踢得几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场来踢一回耍。”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样人，敢与恩王下脚。”端王道：“这是‘齐云社’，名为‘天下圆’，但踢何伤。”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辞。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头谢罪，解膝下场。才踢几脚，端王喝采。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样，这气球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次日，排个筵会，专请王都尉宫中赴宴。

却说王都尉当日晚不见高俅回来，正疑思间，只见次日门子报道：“九大王差人来传令旨，请太尉到宫中赴宴。”王都尉出来见了干人，看了令旨，随即上马来到九大王府前，下马入宫来，见了端王。端王大喜，称谢两般玉玩器。入席饮宴间，端王说道：“这高俅踢得两脚好气球，孤欲索此人做亲随，如何？”王都尉答道：“殿下既用此人，就留在宫中伏侍殿下。”端王欢喜，执杯相谢。二人又闲话一回，至晚席散，王都尉自回驸马府去，不在话下。

且说端王自从索得高俅做伴之后，就留在宫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离。却在宫中未及两个月，哲宗皇帝晏驾，无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议，册立端王为天子，立帝号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后，一向无事。忽一日，与高俅道：“朕欲要抬举你，但有边功，方可升迁。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后来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

且说高俅得做了殿帅府太尉，选拣吉日良辰，去殿帅府里到任。所有一应合属公吏衙将，都军禁军，马步人等，尽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殿帅一一点过，于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半月之前，已有病状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门管事。高殿帅大怒，喝道：“胡说！既有手本呈来，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

下官。此人即系推病在家，快与我拿来！”随即差人到王进家来，捉拿王进。

且说这王进却无妻子，止有一个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头与教头王进说道：“如今高殿帅新来上任，点你不着。军正司禀说染患在家，见有病患状在官。高殿帅焦躁，那里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头诈病在家。教头只得去走一遭。若还不去，定连累众人，小人也有罪犯。”王进听罢，只得捱着病来，进得殿帅府前，参见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个喏(作揖)，起来立在一边。高俅道：“你那厮便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王进禀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这厮！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你省的甚么武艺！前官没眼，参你做个教头，如何敢小觑我，不伏俺点视！你托谁的势要，推病在家安闲快乐！”王进告道：“小人怎敢！其实患病未痊。”高太尉骂道：“贼配军！你既害病，如何来得？”王进又告道：“太尉呼唤，安敢不来。”高殿帅大怒，喝令左右，教拿下王进，“加力与我打这厮！”众多牙将(偏将)都是和王进好的，只得与军正司同告道：“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头，权免此人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这贼配军，且看众将之面，饶恕你今日之犯，明日却和你理会！”

王进谢罪罢，起来抬头看了，认得是高俅。出得衙门，叹口气道：“俺的性命今番难保了！俺道是甚么高殿帅，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比先(从前)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不起，有此之仇。他今日发迹，得做殿帅府太尉，正待要报仇，我不想正属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与他争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闷闷不已。对娘说知此事，母子二人抱头而哭。娘道：“我儿，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只恐没处走。”王进道：“母亲说得是。儿子寻思，也是这般计较。只有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他手下军官，多有曾到京师，爱儿子使枪棒的极多。何不逃去投奔他们？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娘儿两个商议定了。其母又道：“我儿，和你要私走，只恐门前两个牌军，是殿帅府拨来伏侍你的。他若得知，须走不脱。”王进道：“不妨。母亲放心，儿子自有道理措置他。”

当下日晚未昏，王进先叫张牌入来，分付道：“你先吃了些晚饭，我使你一处去干事。”张牌道：“教头使小人那里去？”王进道：“我因前日病患，许下酸枣门外岳庙里香愿，明日早要去烧炷头香。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庙祝，教他来日早开些庙门，等我来烧炷头香，就要三牲献刘李王。你就庙里歇了等我。”张牌答应，先吃了晚饭，叫了安置，望庙中去了。当夜，子母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细软银两，做一担儿打挟了；又装两个料袋袱驮(驮在上面的包袱)，拴在马上。等到五更天色未明，王进叫起李牌，分付道：“你与我将这些银两，去岳庙里和张牌买个三牲煮熟，在那里等候。我买些纸烛，随后便来。”李牌将银子望庙中去了。王进自去备了马，牵出后槽，将料袋袱驮搭上，把索子拴缚牢了，牵在后门外，扶娘上了马。家中粗重都弃了，锁上前后门，挑了担儿，跟在马后。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势出了西华门，

取路望延安府来。

且说两个牌军买了福物煮熟，在庙等到已牌，也不见来。李牌心焦，走回家中寻时，见锁了门。两头无路，寻了半日，并无有人曾见。看看待晚，岳庙里张牌疑忌，一直奔回家来，又和李牌寻了一黄昏。看看黑了，两个见他当夜不归，又不见了他老娘。次日，两个牌军又去他亲戚之家访问，亦无寻处。两个恐怕连累，只得去殿帅府首告(当面告发)：“王教头弃家在逃，子母不知去向。”高太尉见告了，大怒道：“贼配军在逃，看那厮待走那里去！”随即押下文书，行开诸州各府，捉拿逃军王进。二人首告，免其罪责，不在话下。

且说王教头母子二人，自离了东京，在路免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在路上月有余。忽一日，天色将晚，王进挑着担儿跟在娘的马后，口里与母亲说道：“天可怜见，惭愧了我子母两个，脱了这天罗地网之厄。此去延安府不远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子母两个欢喜，在路上不觉错过了宿头。走了这一晚，不遇着一处村坊，那里去投宿是好？正没理会处，只见远远地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王进看了道：“好了！遮莫(尽管)去那里陪个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当时转入林子里来看时，却是一所大庄院，一周遭都是土墙，墙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树。

当时王教头来到庄前，敲门多时，只见一个庄客出来。王进放下担儿，与他施礼。庄客道：“来俺庄上有甚事？”王进答道：“实不相瞒，小人子母二人，贪行了些路程，错过了宿店。来到这里，前不巴村，后不巴店，欲投贵庄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纳房金。万望周全方便。”庄客道：“既是如此，且等一等，待我去问庄主太公，肯时，但歇不妨。”王进又道：“大哥方便。”庄客人去多时，出来说道：“庄主太公教你两个人来。”王进请娘下了马。王进挑着担儿，就牵了马，随庄客到里面打麦场上，歇下担儿，把马拴在柳树上。子母两个直到草堂上来见太公。

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须发皆白，头戴遮尘暖帽，身穿直缝宽衫，腰系皂丝绦，足穿熟皮靴。王进见了便拜。太公连忙道：“客人休拜，且请起来。你们是行路的人，辛苦风霜，且坐一坐。”王进母子两个叙礼罢，都坐定。太公问道：“你们是那里来？如何昏晚到此？”王进答道：“小人姓张，原是京师人，今来消折了本钱，无可营用，要去延安府投奔亲眷。不想今日路上贪行了些程途，错过了宿店，欲投贵庄借宿一宵，来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纳。”太公道：“不妨。如今世上人，那个顶着房屋走哩。你母子二位，敢未打火(吃饭)？”叫庄客安排饭来。没多时，就厅上放开条桌子。庄客托出一桶盘，四样菜蔬，一盘牛肉，铺放桌子上。先荡酒来筛下。太公道：“村落中无甚相待，休得见怪。”王进起身谢道：“小人子母无故相扰，得蒙厚意，此恩难报。”太公道：“休这般说，且请吃酒。”一面劝了五七杯酒，搬出饭来，二人吃了，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进子母到客房中安歇。王进告道：“小人母亲骑的头口，相烦寄

养,草料望乞应付,一发拜还。”太公道:“这个亦不妨。我家也有头口驷马,教庄客牵去后槽,一发喂养,草料亦不用忧心。”王进谢了,挑那担儿到客房里来。庄客点上灯火,一面提汤来洗了脚。太公自回里面去了。王进子母二人谢了庄客,掩上房门,收拾歇息。

次日,睡到天晓,不见起来。庄主太公来到客房前过,听得王进子母在房中声唤。太公问道:“客官失晓,好起了。”王进听得,慌忙出房来,见太公施礼,说道:“小人起多时了。夜来多多搅扰,甚是不当。”太公问道:“谁人如此声唤?”王进道:“实不敢瞒太公说,老母鞍马劳倦,昨夜心疼病发。”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烦恼。教你老母且在老夫庄上住几日。我有个医心疼的方,叫庄客去县里撮药来,与你老母亲吃。教他放心,慢慢地将息。”王进谢了。

话休絮繁。自此王进子母两个,在太公庄上服药。住了五七日,觉道母亲病患痊了,王进收拾要行。当日因来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脱膊着,刺着一身青龙,银盘也似一个面皮,约有十八九岁,拿条棒在那里使。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那后生听得太公大怒,喝道:“你是甚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俺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较一较么?”说犹未了,太公到来,喝那后生:“不得无礼!”那后生道:“叵耐这厮笑话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会使枪棒?”王进道:“颇晓得些。敢问长上,这后生是宅上的谁?”太公道:“是老汉的儿子。”王进道:“既然是宅内小官人,若爱学时,小人点拨他端正如何?”太公道:“恁地时,十分好。”便教那后生来拜师父。那后生那里肯拜,心中越怒道:“阿爹休听这厮胡说!若吃他赢得我这条棒时,我便拜他为师。”王进道:“小官人若是不当村时,较量一棒要子。”那后生就空地当中,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儿似转,向王进道:“你来!你来!怕的不算好汉!”王进只是笑,不肯动手。

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顽(自己的孩子)时,使一棒何妨?”王进笑道:“恐冲撞了令郎时,须不好看。”太公道:“这个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王进道:“怨无礼。”去抢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那后生看了一眼,拿条棒滚将入来,径奔王进。王进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后生抡着棒又赶入来。王进回身,把棒望空地里劈将下来。那后生见棒劈来,用棒来隔。王进却不打下来,将棒一掣(chè,拽),却望后生怀里直掣(shuò,刺)将来。只一缴,那后生的棒丢在一边,扑地望后倒了。王进连忙撇下棒,向前扶住道:“休怪,休怪!”那后生爬将起来,便去傍边掇条凳子,纳王进坐,便拜道:“我枉自经了许多师家,原来不值半分。师父,没奈何,只得请教。”王进道:“我子母二人,连日在此搅扰宅上,无恩可报,当以效力。”

太公大喜,叫那后生穿了衣裳,一同来后堂坐下。叫庄客杀一个羊,安排了酒